

◆三等奖作品（诗歌）

林栖三十六院诗札（组诗）

文/胡永清

三十六院

与秋天合影
到达一个山坞
那个与诗最近的地方
有这么多的绿
松 榔 枫 榿 樟
所有带木字旁的
兄弟姐妹都聚在一起

虫声延绵
山泉环绕
三十六院的窗户在风声中打开
星星进来
白露进来
那些红透的柿子也进来

霜凝的细节
跳过石子垒砌的台阶
水田分散在周边
两丘连着一壑
鸟鸣声在蚊子坞回荡
竹筒饭的香气
又弥漫在层层梯田之间

静默是山坞里最常见的蝉声
木柱子 花格门
针脚细密的蓝印花布
多么像田间挽起裤脚的村姑
特别在意狗尾巴草的生死枯荣

没有门槛
高屋和低房串联或错觉
我在这参加过诗会
我在这品尝过素食
那些痕迹已成熟为一颗红果子
鲜艳深刻
并且有彩虹的颜色

清溪

一只鸟飞过
鸣叫声
落在穿村而过的清溪里
溅起回声和明晃晃的绿

清溪是收藏者
她把水声 春天 鱼群
镶嵌进一个地名
满是乡土气息的漩涡里
是时起时伏的水草

作为山的女儿
溪水是好动的
从高处流向低处
从山里流到山外
撞上某一块凸出的石头
她发出哗哗的笑声

◆三等奖作品（诗歌）

乡行（组诗）

文/陈益林

十人团

不负冬日里春天一样的晴暖
说来就来了
而且组上一个十人团

一群人围在一起
更守得住温暖
多双手牵挽
可以让美好放大绵长

这么多的目光
帮我一起打量
多少台的摄像
机开摄子般的时光

房前潺潺潺溪屋后坡地植翠绽黄
前有照后有靠
空地有健身场

父母大哥姑姑同气连枝
高楼连排轩昂敞亮

学生的幸福
在师者心里总是加倍的
家酿的美酒
最容易罄壶倾觞
自潦溪上东白山山巅
自山巅而下天池
六十岁的脚步十足少年范

上山

一个动词用旧了
变成名词
等冬日的暖阳
预热过一小时
我们擦肩于佛山上山
进入一个叫上山的古村
陌生的村子
潜藏着一位老熟人
被曾兄誉为全宇宙最温暖的才哥
每逢周末节假日喜欢守住

老家的那份古朴悠静
夫妻俩一个爱写诗
一个喜摄影
老村新长出的每道皱纹
每缕白发
都被他们细细认读股股收存
水往低处流
不是的
上村的古井一直用高水位
挽留住列祖列宗的倒影
逆光中依然运斧劈柴的老人
剪影出一帧倔强的山魂

夏岩

道路封堵
出行转向
上山猛虎变成跪地爬虫
从仙芝陵到坞葛
我们一路摸索前行

山路十八弯
上下求索
终于找到那块叫夏的岩
最流连的总是书艺堂和诗歌墙
太多的目光摩挲得久了
艺馨诗美便会泛起温润的包浆

我们是一群诗人
是集群齐飞的鸟
面对蓝天林樾碧水
遇到人间的温暖
发痒的歌喉
总爱喷薄努力地歌唱
诗履行经之地
山水人文
仿佛都会接受一场灵性的抛光

潦溪

先流出一条溪
再汇成一个村
潦溪是水名
也是村名

曾经是多么潦草的一条溪啊
尤其是夏秋时节

笔法章法都十分零乱
恶怖体一涂抹就是上千年

东厢裁剪
西厢制衣
传承的流程里全是生动的美人
院角的刺芹带刺
欢快地散发着孤傲的香味

没有雕梁画栋
开裂的柱子
留着烟熏火燎的斑驳
把扎染蜡染夹染灰染依次排开
然后看夏天的窗走秋天的门

用词的柔软作为装饰
静物
也是需要温度和湿度的
我发了朋友圈
有同学私信说
那个老院子恰好是他的祖居

就是这么奇妙的
一条线缝完世间的缘分
这间白壁黑瓦的院子
季节仿佛成了补笔的水墨画
需要我们写完题跋
还要盖上滚滚的朱印

星空

抵达蓝印花布一样的星空
要选择在夜晚
一颗星星就是一座宫殿
十颗星星就是一片苍穹
那些白天熠熠发光的女模特们
隐匿在星空之中

山巅的松竹是黑色的
一场安排在山林中的非遗服装秀
如何在九曲十八弯的目光中留下底片
我无法解答

穿过竹林公社
穿过三十六院
定居于露营的帐篷
我听见一个孩子问
如果星星会笑
会不会惊醒所有沉睡的憧憬和虔诚

山间小径淹没在杂草之中
深沉是印痕明显的秘密
扫码出来后
尽是些令人沉默的倾诉
所有的暗喻
我们都了如指掌

还需要说些什么呢
仰头的过程里
我就触碰到了天使
星辰多么虚幻
交与陌生植物的心跳
追溯到白天
占卜僵直息鼓
赞美清晰可辨

三十一年未断的师生情
让我走进当年书法
优等生的山村

坡上金丝皇菊
在冬日暖阳下灿烂
壮硕有年的梨树
酝酿着春天的香雪

潦溪顽童收心
从点横竖撇捺入手
结体严整
章法张弛有度

古香樟树大苦楮树
在路边溪畔
演绎由事故变故事的乡村传奇

潦字完成与草字的彻底切割
溪水结缡清亮
见证岁月静好

观竹雕系列珍品

乡村里长起来的脚步
总是被乡村的磁力牵引
一个叫周店的山村
如今叫人十分神往

竹子是最秀丽的村姑
何况经最灵巧的化妆师点化
一节竹筒
神魔附体
材料加减的形之间
包含乘除之神之韵
无风却浪花四涌
平地忽现云的升腾
石头里迸出的孙悟空
而今在竹腹之内腾跃闪现
枯萎至极爆出繁花朵朵
冷硬寂绝萌生柳莺旖旎
一把姓周的竹雕刀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取径路上
唐僧师徒
从大无走向大有
我的视线一直在参详
动与静 虚和实
古老而长新的辩证法

编者按：“花园杯”第四届东阳市原创文学大赛圆满落幕，来自东阳及各地文学爱好者的39件不同题材作品获奖并受表彰。为展现创作成果、分享优质内容、反映发展变化，现我们将获得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的作品予以选登，以饕读者。

◆二等奖作品（小说）

半截蜡烛

文/谢云

（接上期第4版）

4

一款塞里木湖蓝的比亚迪新能源车缓缓停在“紫气东来”下。

“等等，我扶你下！噢，雨桐，把后备箱毛毯拿过来……”身披毛毯，浦楠在赵嵩巷搀扶下缓缓下车，显得很没力气；见大门紧闭，赵嵩巷不露声色地皱皱眉头，这种境遇在他情理之中却也在意料之外，尽管电话里老人堵过这话，也不至于如此决绝，毕竟受伤最深的是他女儿，哪有不心疼女儿的父亲呢？但现实却是，他还是低估了这位老人。具体地说，作为女婿，而且是后续的女婿，在底线思维上他还真没弄懂对方。

本想骂句“老犊头”却被浦楠瞪了一眼，毕竟自己娶的是人家女儿，面子里都得搁下。见雨桐跟在后面，或背或提，大包小袋鼓鼓囊囊全是应急用品，赵嵩巷努努嘴，温和地说先放车上吧；但雨桐木讷地瞧着自己，除开任性，他哪能看透大人间的复杂世界啊！

“浦楠回来了，开下门吧。”赵嵩巷搬出浦楠却拿没头没脑的口吻喊道。他现在所要保持的态度，必须是温和、耐心、真诚，并以此打动寻找了四十年终于融入的这个和睦之家。

“自己进，没长腿吗？”赵嵩巷好像没听清或不相似地看看雨桐，然后朝前努努嘴；雨桐上去推门，门锁得死死的，纹丝不动。

“外公，让不让妈妈进？要下雨了。”他后退两步，卯足力气朝门框踹去两脚。

从门扇小窗口传出老人苍苍的声音：“先把小外孙……呃抱过来，我要看！”

“阿爸，女儿……女儿对不起您啊……”浦楠忽然挣脱赵嵩巷，扑通跪倒在大门口，嚎啕大哭起来。

“妈妈有啥对不起的?!”小雨桐仍没意识到自己闯下大祸，埋怨道：“要不是他眼睁睁看着太老太婆叫滑坡埋了，外婆生你时也不会跟前没人，妈妈你也不会成了‘没娘顾’。我恨外公!”这样喊过后，他低声软语地跪在母亲右边，紧紧抱住他打小枕着睡觉的右臂。浦楠老早忘了当童话讲过的，竟在儿子心里盘成了死结!

小窗口关闭了，院内无声无息，随后传出扔铁锹砸砖头的声音，接着鸡犬不宁，再接着传出老人更加苍凉的哭嚎声……

赵嵩巷心里忽然生出某种难以名状的感受，将原本怀揣着的所有委屈、所有埋怨，甚至所有愤懑瞬间转化成对老人的侧隐甚至可怜。身为男人，岳父孤独地度过了大半辈子，只为守护女儿，包括女儿的前程及其两段婚姻。并且，似乎要从外孙这里找到自我安慰的影子，及向亡妻有所交代；然而，自己四十已过，更盼望有自己的后代，有自己事业的继承人。可眼下，眼下连这点念想也化为乌有，成了自己的终身遗憾。

默默地跪在妻子左边，头皮贴着地皮，连磕三个响头，赵嵩巷准备起身。

“你想走哪?!”右臂被妻子紧紧拉住，这话显然是从哭泣声中挤出来的，虽含糊却很清晰。如此命令式的质问像泼下的万能胶将赵嵩巷那双将要离地的双膝紧紧地缠住，想动动弹不得。忽然，手机音乐响了，传出萧亚轩《错的人是我》。

“您好，邵书记！嗯，嗯，我在过去。对，对，十点钟开验收会。好，好，待会见！哦，请我岳父参加？这当然更好，不过我的意思是，您直接打他电话。他那脾气叔叔您是知道的……”看看半堵乌云滚过来，赵嵩巷边打电话边将妻子慢慢扶起，送到车里，自己跑到门楼下。

赵嵩巷提着的心总算落了地。门这头电话刚挂，门那头“叮铃铃……叮铃铃……”响了起来。

说是迟那是快，雨皇子竟跟着砸向驾驶室的玻璃上，噼噼啪啪。赵嵩巷惊讶地发现，墨黑牌照被雨水还原成绿色，昨晚被谁拿黑墨汁厚厚地涂了——没错，肯定是那“闯祸的”干的。他咬定爸爸就是那天死的，拳头上来质问老赵你是不是故意的？不是浦楠拉得快，儿子又得闯出祸端来。

赵嵩巷不免幸灾乐祸，兴许扣分的事、罚单的事也就躲过去了？

中午时分，天已放晴。刚刚开完新楼验收会，小车开到“紫气东来”，车轮沾满了泥水。赵嵩巷像扶妻子那样小心翼翼地扶岳父下车，谁知老人脚落地就狠狠地甩脱袖子，独独开门进屋。

“哎哎哎，他二婶进家了吧，总没啥麻搭吧！”昨撵出来想打问的胖姨忍不住赶了过来；但旋即感觉哪点不对劲，她舌根一挑又追了句“那，娃呢？娃在哪？莫不是又……”

“没事，没事啊。早上有霜，又下了阵雨，在屋里呢。”赵嵩巷应付那头又照顾这头，显得有点烦。但胖姨还没听出弦外之音，探头探脑朝院子里追了句：“噢，老姑挂着呢，稍等等，稍等等哟，俺就来，俺就来，麻利着呢。”

申屠老人心里早就明白白仅仅一夜之间在亲人身上所发生的不幸，却宁愿不想承认或不愿面对，将跨进门坎的脚又退了出来，对着胖姨狠狠挖个眼神。只是女人那吸足了营养的身影早已转身朝自家跑去，穿一套蓝白相间的柔力球服反倒显得年轻有活力，说是花园村柔力球骨干，怕是为了减肥。

“我要妈妈，我就是要妈妈！”外孙显得很敏感，两眼喷着火焰冲了外公，攥紧拳头，歪着脑袋接上了早晨没吐出来的话。

“我要妈妈，我就是要妈妈！”多么熟悉啊！就这句话，同样从浦楠嘴里喊出，已整整四十二年了，浦楠多大，这稚嫩的呐喊就在老人耳边回荡多少年。

只觉一股热气窜到胸口，老人咬咬牙，朝因婿摆下手，示意他赶紧操心病人。其实老人哪能看不出因婿心思？尽管你赵嵩巷进这家满打满算两年时间，别忘了都是男人，成熟男人的心思全结在眉角上；看着几乎半弓着身影朝自个房间走去，赵嵩巷本想借着雨桐要发泄的话也就硬生生往肚子里咽。

“老说忙……忙忙，叫你们上医院查查，拖啊拖，还说喝井水……”听到从门缝里飘出这句话，赵嵩巷侧脸朝楼下瞥了瞥，正要回怼点什么，被妻子朝胳膊窝轻轻捅了下；然后跟身后说了句：“儿子，给妈倒杯水，滚烫的。”雨桐知道，自从“老赵”进这家门，净化水、矿泉水，还有门前长年流着的溪水，他都不要，说就喝刚烧开的井水，最干净最健康最安全。

“俺说他二婶，可别老嫌弃哟，这

是俺那滚筷子腊月里寄的年货。唉，俺母子俩八辈子也亏亏着他二叔劳心的恩份。这狗娘养的鸡贼出就出了，还拿了个洋婆姨。上面说是给女人补的，有三文鱼、菠菜、糙米、燕麦片、芝麻、黄豆呀蚕豆呀豌豆呀，啧啧，还不顶俺那个坨坨的玉米陈陈呢。哎，俺这身材快成磨盘碾子，出门羞死人呢。她二婶衣裳架子，旗袍裙子哪抖哪顺溜……”胖姨站门口自管自说，忽察觉院里没人也没设防，快快地吐了句：“东阳大哥，攥你车帮子了，两袋呢，记得拿屋里哟。”

胖姨揣着明白装糊涂，一个从东北捧着儿子跑南方的中年女人，想攀花园村的男人比登长白山的白云峰还难啊！好在东阳家人好，他二叔更是贵人帮忙，事情才落实下来。可儿子安稳了，贵人却走了，走得太突然。好人都这难，就像自家“死老藕”。

她这样想着走着，走着想着，那条只有申门子才走的卵石小路几乎被她横着霸了。

“唉哟！”胖姨两脚打滑，重重摔倒在油菜沟里，沟里刚积满的雨水将没来得及换掉的舞鞋拌成了泥鞋——前年也是，只是那时贵人手端半截蜡烛，烛光照着自己回家的路。那年花园村要送几个大学生出国深造，胖姨的儿子是花园集团上市公司的技术骨干，参与由同专家负责的一个大型生物课题项目。那些晚上，胖姨陪儿子过来补课英语，请同专家给辅导。老同如此上心的目的只有一个，期望他学成归国回村，为花园未来的发展贡献力量。

“可谁知这孩子扔下老娘不说，还整个洋女人，直气得他老娘几次吐血，吐完血又独独地跑快餐店大口暴食，不到半年时间就落下这等怪病，肥胖。”

尽管这样，村里人对她多有微词。寻常她多遭冷嘲，冷嘲惯了就成了麻木，她不得不揣了明白装糊涂。但这回她内心个激灵，一屁股爬起来，匆匆折回申屠家，掂起那把婴儿车，蹑手蹑脚退出大门，心想娃都没了，这车也白送，还不如给邻队队大姐带孙子。

别人微词归微词，冷嘲归冷嘲，申屠老人在此之外还多了层更复杂的感受：埋怨？悔恨？甚至愤然？若不是为她儿子，自家因婿还不至于英年早逝，一个好端端的家更不至于陷入今天这等尴尬。

“个内家，雷公多额打倒（真是个遭天打……呃五雷轰的女人）！”申屠东阳躺道遥椅上，时不时撇撇嘴唇拿这话骂那个宽宽大大的身影，起初听到——后来竟闻到——胖姨身上散发出某种体味，起初还以为是练球练出的汗味，可渐渐地嗅出了另一种令人舒心的香味来。

那些天，公司为期三年的科研项目目进入收尾，同专家强忍肝硬化带来的巨大痛苦，带领团队没日没夜地忙，生化设计与试验，数据排查与分析，结果验证与比对，分报告总报告……

就在总报告就要出来的那个晚上，试验室传出爆炸声，同专家在亲历最后的试验时，晕倒在地上，蜡烛的火芯引起试验器具爆炸，接着产生次爆炸。

尽管同专家被同事送到医院，但已不省人事，后来在事发现场只捡到半截蜡烛。

事故发生时，恰恰也是外派留学人员登上飞机飞往德国之时。而头天晚上，胖姨的儿子也刚刚完成手头试验并将试验分报告的大部分资料移交给同专家。因此，看似事故与胖姨的儿子无多大关系，但关系重大的正是移交中的几个大数据存在疑问；为此，同专家次日所要做的，正是对这组数据做进一步的验证核实，以期上报的结论达到高度的科学性及准确性。

好在这些数据留了云储备。在同专家离世后，其他科攻人员将弥留工作继续做完，保证了上市公司科研项目的完美收官。同专家去世后，其妻浦楠并没对事故责任人及上级组织提出什么要求，毕竟她自己也是国家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但首先是花园村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她说自上大学，所有学费几乎都是花园承包了。身为党员，既要讲初心，更要讲良心。

申屠东阳将那半截蜡烛收存起来。他承认，这辈子果真心系于此啊；四十年前创业起步，随着资金积累周转业务渐渐扩大，以制售为基点的蜡烛业务不但得以保留而且获得拓展，如寺庙专用蜡烛、驱虫专用蜡烛、试验室专用蜡烛、祭祀专用蜡烛、生日专用蜡烛及各种工艺欣赏蜡烛。（未完待续）



晏言摄